

轻动词在汉语句法和词法上的地位*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

Abstract: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Chinese provides evidence for analyzing the semantic primitive BECOME as a light verb. The particle *gei* in Chinese is an overt realization of the light verb BECOME in syntax, which is used to reinforce the affectedness reading.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light verbs such as BECOME and CAUSE cannot enter Chinese compounds. The results support a view of Chinese morphology in which light verbs do not exist. Interesting consequences will be discussed, which are expected to shed light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syntax and morphology.

Key words: light verbs/轻动词, compounds/复合词, argument structure/论元结构, morphology/词法

1 引言

McCawley (1968) 在他那篇分析英语动词的经典文章里, 把使役句 (causatives) 的谓语分解为若干语义单元, 例如“CAUSE”和“BECOME”。比如说, 按照他的分析, 英语动词“kill”可以分解为“CAUSE”、“BECOME”、“NOT”和“ALIVE”等部分。从句法学的角度来考虑, “BECOME”作为一个独立的句法范畴, 在论元结构占一席位。¹ 虽然 McCawley (1968) 的词汇分解 (lexical decomposition) 分析在当时的句法学研究引起不少论争, Dowty (1979)、Parsons (1990)、Levin and Rappaport (1995)、Stechow (1996) 等人后来从语义学的角度证明“BECOME”的存在的确有根据和需要。

在近来十几二十年生成语法学的研究, 谓语结构的句法分析越来越精密、越来越细致。比如说, Larson (1988) 提出了“动词短语壳” (VP shell) 理论, Chomsky (1995) 提出了“轻动词” (light verb) 理论。按照这一种思路, 谓语在句法上应该由多个成分共同组成, 而每个成分在语义上对应为事件的一个部分。以刚才我们提到的“BECOME”为例, 它属于事件的一个部分。主张“BECOME”在句法学里应该分析为一个词类的学者包括 Stechow (1996)、Huang (1997)、Ritter and Rosen (2000)、Travis (2000)、Lin (2001)、Baker (2003) 等人。尽管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名称以及具体的方案不尽相同, 但他们的精

* 本文的初稿曾发表于“2007年香港语言学学会学术年会”(香港浸会大学2007年12月), 主要就邓思颖(2008a)一文当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分析。在思考的过程中, 感谢以下个人的意见和有用的讨论(按拼音序): 何元建、黄正德、刘丹青、潘海华、张庆文和周韧。本研究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项目“Studies on the Syntactic Analyticity of Chinese Clauses”(编号: A-PA3S)的资助, 特此致谢。本文所用的语言学术语的汉语翻译基本上参考沈家煊所译的克里斯特尔(2000)。

¹ “argument”可以译为“论元”或“主目”。本文按照目前语言学论文一般的习惯, 把这个术语称为“论元”。

神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BECOME”体现为一个句法范畴。

除了上述所说的主张以外,生成语法学还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BECOME”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句法范畴。Hale and Keyser (1993)认为使役句的语义关系可以表达为“ $e_1 \rightarrow e_2$ ”,即事件 e_1 引发了事件 e_2 ,两者构成了使役关系。他们进一步认为这样的语义关系在句法上可以表示为结构(1),动词“V1”是事件 e_1 ,是使役动词,引发了作为补足语(complement)的动词短语“VP2”。由此可见,在 Hale and Keyser (1993)的理论里,“BECOME”并没有任何地位。

(1) ... [_{VI} V1 VP2]

至于非受格谓语(unaccusatives)或表始谓语(inchoatives)的语义关系, Hale and Keyser (1993)认为可以表达为“ $e \rightarrow r$ ”或“ $e \rightarrow s$ ”,即事件 e 引发了一个相关关系 r ,又或者引发了一个状态 s 。在句法上,相关关系 r 和状态 s 可以分别由介词短语“PP”和形容词短语“AP”表示,作为动词“V”的补足语,形成(2)的结构。

(2) ... [_V V PP/AP]

参考 Hale and Keyser (1993)的分析,Chomsky (1995)认为使役谓语拥有像(1)的结构,并且把动词“V1”称为“轻动词”(light verb),简称为“v”。至于非受格谓语,就只有一个光杆的动词短语,缺乏轻动词。建基于这样的分析,Chomsky (2000)提出只有拥有轻动词的谓语才算是一个阶段(phase),缺乏轻动词的非受格谓语不能形成一个阶段。

事实上,把非受格谓语当作光杆动词短语的分析,受到 Legate (2003)的质疑,她列举了不少证据证明非受格谓语一样拥有轻动词,有条件分析为一个阶段。Chomsky (2001: 23)后来修正了他以前对非受格谓语的句法分析,允许非受格谓语拥有一个“标记非受格/被动”的轻动词。如果非受格谓语的轻动词的确存在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非受格谓语的轻动词就是“BECOME”的句法体现。

在这篇短文里,我们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轻动词“BECOME”。本文首先以汉语的例子支持“BECOME”作为句法范畴的观点,应该分析为一个轻动词。然后,我们论证像“BECOME”、“CAUSE”等轻动词在汉语的词法里不存在,并且讨论一些值得思考的相关问题。

2 轻动词“BECOME”和汉语的句法

按照词汇分解的分析,语义单元“BECOME”是一个轻动词,在句法里能够组成一个轻动词短语,形成以下的结构。

(3) ... [_{VP} XP [_V BECOME VP]]

由“BECOME”所组成的谓语是一个非受格谓语,表示状态的转变,位于指定语(specifier)的客体(Theme)论元“XP”是“BECOME”的主语,从“BECOME”获得受影响意义(affectedness)。位于补足语的动词短语“VP”,表示状态转变后的结果。对于(3)的结构,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理解:客体论元“XP”受到影响或经历变化,最终呈现由动词短语所表达的状态、结果。²

² 温宾利、程杰(2007)把动词分为轻动词、元动词和普通实义动词三类。不过,我们认为(3)的“BECOME”是一个身兼轻动词(纯句法的构件)和元动词(表达事件意义)两个身份的词类,仍然把“BECOME”称为轻动词。

我们认为,汉语正好为这个结构提供了证据。位于在处置句(4)和(5)的“给”,按照传统的分析,是一个助词(吕叔湘等1984)。事实上,在这些句子里,“给”扮演了一个表示受影响意义的角色,主要用来强化动作所及的论元的受影响意义(邓思颖2003:193)。(4)的“腿”明显有一种受影响的意义,即受到动作“打断”的影响。在(5)作为保留宾语的“腿”却没有这种受影响的意义,而真正具有受影响意义的论元是“张三”。³

(4) 张三把腿给打断了。

(5) 把张三给打断了腿。

根据上述(3)的句法结构,例句(4)的“腿”和(5)的“张三”都位于“BECOME”的指定语,是一个有受影响意义的客体论元。助词“给”位于轻动词“BECOME”的位置,作为轻动词短语的中心语,用来强化那种受影响意义。至于“把”,它就是轻动词“CAUSE”(Huang 1992, 1997, Sybesma 1999, Lin 2001, Li 2006等),组成轻动词短语“vP1”。“把”(CAUSE)的主语是使役者(causer),而“把”选择了以“给”(BECOME)为中心语的轻动词短语“vP2”作为补足语(邓思颖2008b),如以下的结构,并且可以有这样的理解:使役者导致客体论元产生了变化,而变化的结果由动词短语“VP”所表示。汉语的“把”和“给”的出现正好支持了自McCawley(1968)以来把使役句分解为“CAUSE”和“BECOME”的做法。

(6) ... [_{vP1} 使役者 [把 (CAUSE) [_{vP2} 客体 [给 (BECOME) VP]]]]]

我们如果比较有“给”的处置句(如上述的(4)和(5))和没有“给”的处置句(如(7)和(8)),就会发现“给”在(4)和(5)所“额外”提供的意义,就是把那种受影响的意义进一步强化,更为明显。因此,“给”的出现就是用来强化“BECOME”所表达的受影响意义。

(7) 张三把腿打断了。

(8) 把张三打断了腿。

至于在汉语长被动句内的“给”,例如(9),它的作用跟上述位于处置句内的“给”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用来强化受影响意义。参考汉语被动句“动词说”的主张(Feng 1990, Ting 1995, Huang 1999, Tang 2001等),我们认为例句(9)的句法结构可以表示为(10),“被”是一个动词,选择了一个小句,这个小句由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CAUSE”为中心语的轻动词短语“vP1”所组成(邓思颖2004, 2008b)。在这个小句内,“李四”是使役者,以“给”为中心语的轻动词短语“vP2”是“CAUSE”的补足语。客体论元是一个空语类“e”,跟“张三”有相同的指称。⁴(10)的结构可以有这样的理解:张三受到一个事件所影响,这个事件就是李四导致某人(即张三)产生变化,变化的结果是打断了腿。“给”的作用就是强化客体论元(即跟张三有相同指称的空语类“e”)的受影响意义。

(9) 张三被李四给打断了腿。

(10) 张三_i [被 [_{vP1} 李四 [CAUSE [_{vP2} e_i [给 (BECOME) VP]]]]]]]

至于例句(11),它的结构基本上跟上述的(9)差不多,只不过轻动词短语“vP1”的中心语体现为“把”,而客体论元是“腿”,不是一个空语类,“给”所强化的受影响意义是与张三的腿有关。(11)的结构可以表达为(12)。这样的结构应该有以下理解:张三受

³ Tenny (1994) 认为汉语“把”后面的客体宾语表示受影响意义。Li (2006) 从语法、语用等角度详细讨论了处置句的受影响意义。

⁴ (10) 的空语类由空算子 (null operator) 移位所产生 (Feng 1990, Huang 1999 等)。

到一个事件所影响, 这个事件就是李四导致张三的腿产生变化, 变化的结果是打断了。

(11) 张三被李四把腿给打断了。

(12) 张三 [被 [_{vp1} 李四 [把 (CAUSE) [_{vp2} 腿 [给 (BECOME) VP]]]]]

综上所述, 汉语的句法拥有“CAUSE”、“BECOME”等轻动词, 它们可以分别体现为“把”和“给”, 主要用于汉语的处置句、被动句等例子。汉语的例子说明了“BECOME”有条件和有理由作为句法里一个独立的范畴。

3 轻动词“BECOME”和汉语的词法

众所周知, 汉语的句法和词法有密切的关系, 词法结构的关系基本上跟句法结构的关系是一致的, 以汉语复合词(或称为复合式合成词)为例, 它们一样可以划分为述宾式、述补式、偏正式、并列式、主谓式等几种。因此, 汉语复合词的结构往往可以理解为“微型”的句法结构(Chao 1968, 朱德熙 1982)。如果这个思路是对的话, 那么, 轻动词“BECOME”究竟在汉语的词法里出现不出现呢? 让我们先看看汉语复合词的语料。

汤廷池(1989)指出, 主谓式复合词的数量大致上比不上其他几种结构。他的观察基本上可以得到其他研究的证实, 例如周荐(2004)从《现代汉语词典》研究“双字格”汉语复合词、朱彦(2004)从《汉语水平考试词典》、《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三本辞书研究双音节复合词。这些学者的研究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 就是主谓式在众多复合词当中往往属于“少数派”。即使从历时的角度来考虑, 主谓式复合词历来都是汉语的“少数派”(程湘清 2003)。

在这些学者所收集得来的所谓主谓复合词语料当中, 有少数的例子是以客体作为主语, 而作为谓语的部分, 表面上看起来跟我们在上一节讨论的表始谓语或非受格谓语有关。让我们看看这些例子(朱彦 2004: 173):

(13) a. 质变, 日食, 月食, 岁除, 商流, 位移, 地震 (共 7 个)

b. 肠断, 下痿 (共 2 个)

按照朱彦(2004)的分析, (13a)的复合词属于“主事—动作”类。所谓“主事”, 是“非自主动作谓词所联系的动作主体”, 即该动作的“发出者”或“发生者”, 并没有指向一个动作的“牵涉者”(朱彦 2004: 57)。所谓“非自主动词”的“主事”, 按照题元角色的划分, 应该属于客体。至于(13b)的复合词, 它们分析为“遭遇—动作”类。所谓“遭遇”, 往往有一种“不好的影响”, 这种“不好”的意义来自表示“不可自控的遭受义”的“非自主动词”(朱彦 2004: 58)。虽然这一类复合词的谓语和“主事—动作”类的谓语都是“非自主动词”, 但唯一不同之处是“遭遇—动作”类复合词的主语多了一种“遭受义”。按照题元角色的分类, “遭遇”和“主事”同属于客体, 只不过前者有一种“不好”的意义, 而后者没有。这种“不好”的意义, 似乎跟我们之前所说的受影响意义相似。

从(13)的例子,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首先, “遭遇—动作”类的主谓式复合词在汉语复合词当中是“少数派的少数派”。朱彦(2004)一共收集了 4,236 个复合词, 其中主谓式有 51 个, 而“主事—动作”类和“遭遇—动作”类的主谓式分别只有 7 个和 2 个, 占总体复合词数量的百分之零点二。

第二, 属于“动作—主事”类和“动作—遭遇”类的述宾式复合词比相应的主谓式明显要多。朱彦(2004)分析了 30 个“动作—主事”类述宾式(例如“动工、移位、变质”等)和 24 个“动作—遭遇”类述宾式(例如“脱钩、贬值、降温”等), 占总体复合词数量的百

分之一。由此可见,“谓词一体词”的述宾式应该比“体词一谓词”的主谓式相对比较容易接受。

如果我们假设汉语词法里没有轻动词“BECOME”,上述的现象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首先,如果没有轻动词“BECOME”,也就没有“BECOME”的指定语。从句法来考虑,主语一般出现在指定语的位置,在谓语的前面,形成“主语一谓语”的词序。既然没有指定语,形成以客体作为主语的主谓式复合词相对来讲比较困难。

第二,如果指定语和补足语的概念一样能适用于词法的话,按照合并(Merge)理论(Chomsky 1995),光有补足语而没有指定语的结构是合法的,但光有指定语而没有补足语的结构是不允许的。在没有“额外”轻动词的情况下,跟谓词直接合并的体词应该理解为谓词的补足语,不能是指定语。因此,汉语词法的谓词和体词的结合,形成述宾式,而不是主谓式。

4 汉语的轻动词及其值得思考的问题

除了以客体(即上述的所谓“主事”和“遭遇”)作为主语的主谓式复合词外,以施事、使役者作为主语的主谓式复合词基本上在汉语是不存在的(邓思颖 2008a)。解释这个现象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假设汉语词法缺乏“CAUSE”等轻动词。⁵按照使役句的句法分析,使役者必须作为轻动词“CAUSE”的指定语/主语,例如上文(6)所描绘的结构。没有“CAUSE”,也就没有使役者主语。“CAUSE”的一个作用是提供一个可以让使役者出现的位置,任务是把使役者引进到结构里去。如果像“CAUSE”这一类的轻动词在汉语词法里不存在,使役者根本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办法形成以使役者为主语的复合词。

如果上述的讨论是正确的话,“BECOME”、“CAUSE”等轻动词都不能进入汉语的复合词,只能够出现在句法结构里。根据本文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有趣的论断:汉语词法没有轻动词。事实上,我们这个论断带来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汉语词法和句法的界线清晰起来。汉语语法学界普遍认为汉语的句法和词法非常密切,甚至有时候难以区分,没有办法定下划分的标准。然而,根据本文的论断,我们可以进一步利用轻动词的存在与否作为区分汉语词法和句法的一个标准。轻动词属于功能词(functional word),只出现在汉语的句法层面而不在词法层面,不能进入词的内部结构。汉语的词法只处理词根(root)和词根的组合。这种限制可以用“词汇完整性假设”(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Chomsky 1970, Huang 1984等)来解释,即词的内部结构不受句法的影响。因此,有轻动词的结构属于句法结构,不是词法结构。

第二,汉语的复合词不能算作一个阶段。Chomsky(2000 et seq)提出只有拥有轻动词的谓语才算是一个阶段,甚至更简单的说,只有功能词的成分才是阶段,缺乏功能词的成分根本不具备形成阶段的基本条件。汉语的复合词既然没有任何的轻动词、功能词,纯粹是词根和词根的组合,就不可能成为阶段,因而与阶段伴随而来的语法特点,我们也不期望在汉语的词法里找得到。这些语法特点包括跟别的成分构成一致关系(agreement)、拥有指派格(Case)的能力、拥有边界特征(edge feature)诱发移位、语义比较完整(例如包含表示时态的语素)等,汉语复合词的形成应该跟上述这些语法特

⁵除了“CAUSE”以外,及物句还有一个轻动词“DO”(McCawley 1968, Dowty 1979, Huang 1997等)。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在本节里只讨论“CAUSE”和使役者在汉语词法的问题,但所得的结论应该一样适用于“DO”和施事的关系。

点都沾不上边。

5 结语

在这篇短文里,我们从轻动词的分析来研究汉语词法一句法接口的问题,并且结合当前生成语法学的理论,为一些已知的语料提供新的解释。我们首先以汉语的例子支持“BECOME”应该分析为一个轻动词。我们认为“BECOME”在汉语可以体现为助词“给”,作为轻动词短语的中心语,用来强化那种受影响意义。然后,我们论证“BECOME”、“CAUSE”等轻动词不能形成汉语的复合词,解释了为什么以受影响的客体作为主语和以使役者作为主语的主谓式复合词在汉语非常贫乏,并且得出一个论断:汉语词法没有轻动词。根据这个论断,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相关问题,希望对汉语句法、词法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 程湘清 2003 《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邓思颖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邓思颖 2004 作格化和汉语被动句。《中国语文》第4期,291-301。
- 邓思颖 2008a 汉语复合词的论元结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10-17。
- 邓思颖 2008b 汉语被动句句法分析的重新思考。《当代语言学》第4期。
- 克里斯特尔 2000 《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等 1984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汤廷池 1989 《汉语词法句法续集》。台北:学生书局。
- 温宾利、程杰 2007 论轻动词v的纯句法本质。《现代外语》第2期,111-123。
- 周荐 2005 《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彦 2004 《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Baker, Mark C. 2003 *Lexical Categories: Verbs, Nouns, and Adj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Ren (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msky, Noam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s, In R. A. Jacobs and P. S.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184-221. Waltham, Mass.: Ginn and Co.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oger Martin, David Michaels, and Juan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89-155.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ichael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1-52.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Dowty, David 1979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Dordrecht: Reidel.
- Feng, Shengli (冯胜利) 1990,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Hale, Kenneth, and Samuel Jay Keyser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53-109.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Huang, C.-T. James (黃正德) 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2), 53-78.
- Huang, C.-T. James 1992 Complex predicates in control. In Richard K. Larson, et al., eds., *Control and Grammar*, 109-147.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Huang, C.-T. James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45-89.
- Huang, C.-T. James 1999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 423-509.
- Larson, Richard K.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9: 335-391.
- Legate, Julie Anne 2003 Some interface properties of the phase. *Linguistic Inquiry* 34, 506-514.
- Levin, Beth, and Malka Rappaport Hovav 1995 *Unaccusativ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Li, Audrey Y.-H. (李艷惠) 2006 Chinese *ba*. In Martin Evera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volume 1. Oxford: Blackwell. Pp. 374-468.
- Lin, Tzong-hong (林宗宏)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McCawley, James D. 1968 Lexical insertion in a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ithout Deep Structure. *Papers from the Fourth Regional Meeting,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71-80.
- Parsons, Terence 1990,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Ritter, Elizabeth, and Sara Rosen 2000 Event structure and ergativity. In Carol Tenny and James Pustejovsky eds., *Events as Grammatical objects*, 187-238. Stanford: CSLI.
- Stechow, Armin von 1996 The different readings of *wieder* 'again': a structural account. *Journal of Semantics* 13: 87-138.
- Sybesma, Rint 1999 *The Mandarin CP*.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01 A complementation approach to Chinese passives and its consequences. *Linguistics* 39: 257-295.
- Tenny, Carol 1994 *Aspectual Roles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Ting, Jen (丁仁) 1995 A non-uniform analysis of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 Travis, Lisa 2000 Event structure in syntax. In Carol Tenny and James Pustejovsky eds., *Events as Grammatical Objects*, 145-185. Stanford: CSLI.

(TANG Szewing sw.tang@polyu.edu.hk)